

2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6 1953

T5402 /4527

墓碣

宋學子士集
卷之三

卷之三

新刊宋學士全集卷第二十三

賜進士第文林郎浦江縣知縣高淳韓叔陽彙集

後學浦江張元中編次

序生張孟纓校正

墓碣

凡二十章

太初子碣



宋之德深遠矣暨其衰微不振人能取其國而不能絕其子孫
百餘年間顯官名士森布於天下富世稱多才者歸趙氏此豈
人力乎非天曷能致此乎吾於浦江得太初子諱良本字立道
其裔出於周王元儼至太初子十世矣天初子六世祖士爾為
處州兵馬鈐轄高宗時來遷睦卒贈武節大夫武節之子武義

即不玷復自睦徙浦江高祖武經郎善近曾祖武翊郎汝祖
崇侯父必俊自祖以下始不仕皆以儒名至太初子尤異焉太
初子少時好讀書從學于鄉先生吳貞文公萊通經史大畧不
喜專精爲章句有得諸心輒見於行事其言纚然可聽其爲家
以禮取友必君子凡所友者善譽惡諷終身不變也妹歸樓氏
喪夫二子楨楠幼樓氏族利其貲欲以計奪分之楨懇官奏報
天死長老有閔是婦子者爲言于縣縣擇可托孤者皆曰莫賢
於太初子且其兄也可任縣籍其貲具土圍符太初子主之太
初子視孤甥如子既長授以其籍絲髮無所私太初子行方嚴
有度柔仁者感慕與親剛愎者懼憚不敢過其門翰林待制柳
文肅公貫太初子父友雅愛太初子爲人命從朱先生震亨游

朱先生老儒通醫術最嚴毅不許可庸俗士獨樂太初子盡傳
以其術太初子謂吾欲及物而患無其道今乃得之遂發其術
濟病者寡人來問藥與畢麾去不取賈監察御史聞太初子精
於醫薦于朝授以醫學正太初子咲不就而太初子之嫡亦且
長於是太初子謂曰兒善治而家吾將休矣遂闢一室以居研
摩養生之說朝夕粥一器不御醢鹽蔬盛暑不箆浴烈寒不
附火踰三十年無懈意至老須髮不少白人望之以爲真神仙
人而太初子亦若有所自得人莫測也洪武六年太初子卒年
七十先卒之一日坐床上謂人曰明日良吾將歸矣顧稚子取
筆與簡預書斂葬儀曰衣我楮衣履我繩屨履二量宜用弊者
無華侈汗我至日晨興冠衣正坐啜一食斂手瞑目撼之則逝

宋史卷之三十三
癸二月十五日也三十日葬于華表山之原夫人戴氏先四年卒合葬焉太初子嫡曰友昌孫曰季昇季昇曾孫曰同璿同璿同璿同璿交太初子翁季間最久法當銘銘曰

人之將寐昏氣乘之形憊神疲不能自持矧惟死生世之大事誰能兩忘談笑而去猗太初子脫然天游與道始終知命不憂曷由致斯其欲甚寡形且頓忘孰不可舍世之鄙夫雄傑一時疾病之臨鼠伏狐悲太初之道匪神匪僊充乎兩間無後無前

劉府君碣

烏傷劉君大音字韶父凝貌寡知撫世一以誠人至於不忍欺當四筵合座囂聲撼屋居處其間默如也或出一言輒中肯綮而萬理皆解且才識復絕人多嗜腴田設功棄期必獲焉君曾

不舉目睨之世咸以病君君曰吾將利吾胤耳子柰何欲陷之邪未幾多田夫苦賦歛繁荷械走冰雪中咤曰劉君其智人也哉歲稔盜夜半入君舍攫金以去君揣知其人帥子姓蹤跡于野遙見一家燈熠熠紅君曰此是已隔虎落偵之盜方轟飲昧爽縛送于官盜爲衰止即欲盜齧舌相戒曰劉家翁在何地容吾屬乎族人瀕死子方乳以業券泣授君曰非君仁厚不足以保此有子與無子同願爲盡心焉君歲券篋衍候子長召而觴之枚數以還祖揆弗逮事父訓復蚤世君每思之必潸然飲泣奉母李夫人唯懼有咈其志君之弟晉繼於別宗夫人愛之甚泉若布君縱其欲弗敢靳其焚券周急拯難嫁娶又不一而是嗚呼非古之所謂吉士者邪君之傳裔有家牒中奉大夫公亮

五世祖也家嘗顯矣君雖不登仕版其行無歉者娶余生誠剛
魯道四男子及女二賈叔文宋慎其壻也卒以洪武辛亥十二
月三日葬以癸丑十二月某日壽七十三墓在瀟溪黃垣之原
從先兆也剛既從予學經有文聲而君女又歸于冢孫義當銘
銘曰
王孕于山其木華滋淵產靈珠水則有輝鄉有吉士俗醇而熙
一旦死矣吁其悲

進賢朱府君碣

先王之法不行於後世道隱民散仁鄙壽夭貧賤強弱爲吏者
多弗暇問於斯時也百里之邑苟有忠信之士從善扶誼以裨
助於政教不亦空谷足音之可喜乎如府君者誠可銘已府君

諱志同字與可姓朱氏進賢朱方里人曾祖仁無嗣其妹適宋
某年進士豐城袁某生梓梓遂來爲仁後府君之祖也父粹中
字幼純漕貢進士有材畧德祐世變能聚兵立堡以衛一鄉寇
鋒不敢近府君天資亮直尤好赴人之難科繇或不平視其力
卑者欲助之間右作威福鉗劫細民不敢少吐氣府君奮然爲
直於上官人人敬畏不敢作非義事縣大夫聞之嘆曰是剛介
不群者也是有補政教者也遇以賓禮民間利病必一一詢之
府君爲之傾盡邑以治最聞天曆己巳大儉民有菜色部使者
行縣延府君于庭叩以勸分之策府君曰進賢雖小邑其藏粟
者何翅百家計其飽妻孥外有餘則輸于官分給餓夫使者一
罄咳間所活數十萬不難也然示之以至仁布之以大公衆將

樂於從化願力行之行之當自志同始使者曰君言是也命即
爲之三百里間無填溝壑者府君義聞彰著監察御史有嘉其
能者首以茂才薦府君自度不能隨俗浮湛力辭不就築室白
湖嶺之陰鑿池種樹若將終身揭文安公爲扁堂曰真村文白
先生范公亦爲賦詩江右學者多傳誦府君篤於訓子闢館舍
聘名師使其子渙就學族婣子弟貧而無資者悉聽已而渙學
大進如水湧山出復使裹糧遠遊以充其學識束脯裝錢之費
雖鬻產給之無倦色不幸渙早世府君嗚嗚而泣復召諸孫夢
炎訓之如訓渙夢炎晝夜奮勵雖寐不敢忘學既成登至正辛
卯進士第奉觴爲壽府君喜曰爾不負吾所屬矣元季兵起夢
炎奉府君辟地南昌之蜀溪未幾以疾終歿已春正月某日也

壽六十六秋八月某日始自蜀溪奉柩還葬白湖嶺之白揚阮
初府君愛白楊風氣回旋有卜藏兆之意及是見夢於人曰吾
將寧魄此地矣衆咸異之府君性耿介人有過必詰責之雖面
頸發赤不少恕家政嚴肅闔門千指罔敢有違教條其於勢利
分華之欲則澹然無動於中鼓琴吹簫酣咏水光山色間有不
知老之將至也娶臧溪吳氏子男二長則渙卒時年三十五能
古文辭虞文靖公甚寵重之遺稿若干卷其門人袁鑣鏗梓以
傳次紹信後府君四月亦卒女二舒某胡某其婿也孫男六曰
和曰夢炎通歷代文獻之學如拾諸掌禮樂家賴之曰良曰厚
曰碩曰惠曾孫九則以進以任以武以應云云也府君葬後二
十五年濂待罪國史夢炎官于儀曹實與之同朝夢炎自狀府

君行持來告曰李翱有云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夢炎竊為此懼願吾子有以畀於之墓門有石亦既琢而確之矣濂不敢辭銘曰

剛腸斥邪勁弗折一見未語心已惕庶幾今逢古遺直義聞如泉漸洋溢勸分有策昭厥績繡衣使者加薦辟堅卧不起志非激膏盲久矣縈泉石少微星昏風夜黑白揚有祥闕玄室孰不賈滂何嗟及有孫文章成五色君子於斯觀世德

南澗子包公碣

烏傷縣西四十里為南澗子所居其鄉曰智者里名脩政南澗子生於宋咸淳乙丑九月三十日眉目秀整倍書學文皆過人年五歲見伯父記飲中八仙及大曆十才子名隨記隨失南澗

子牽衣問曰翁何健忘耶兒雖耳聞已熟於心矣因歷數以對翁大驚及長銳然尚友古人朝負耒出耕稍暇輒躬親杵臼井竈之事及入夜方懸燈挾冊琅琅聲不絕終能暗誦春秋左氏傳三十字一字不遺名動遐邇閭右之族爭聘致為弟子師南澗子專以講解章旨為第一義且曰自先世逮吾凡十世皆以教授學徒為業其所相傳不過如此而已弟子遵其教者皆不悖師說為良士性嗜酒雖至百觴不亂當酣適之際坼巾獨坐高歌八韻律賦抑揚高下音節極可聽聞者猶能識前進風致濂之祖太常府君與南澗子相友善嘗延於家塾俾諸孫師事之而濂甫十二齡亦預其列操觚賦詩動輒十餘首南澗子酷愛之既而濂以家單稍不事觚翰南澗子移書於先君尚書公

曰公之子終成偉器豈可使嬰世利而志不專耶外物去來猶
春花之開落唯問學乃身中之至寶耳先君深悟其言命擔簦
遠游至今幸忝簪纓之末皆助導之功也南澗子無機心撫世
酬物洞達出肺腑相示人無賢不肖皆樂親之壽七十二以重
紀至元丙子二月十二日卒瀕卒危坐賦詩有脫胎換骨之句
俄頃而逝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葬于家後五十步祔祖塋也
南澗子諱廷藻字文叔自號南澗姓包氏出合肥孝肅公拯之
裔公之子綬生壽年壽年生執中初遷天台執中生通直再遷
金華之松溪通直生冀之冀之生昶三遷於今里昶生凱凱生
震震生文煥南澗子父也母盧氏望江丞殷之女繼邢氏南澗
子娶史氏生五子士瑞士祥士安士梁士華孫五人文貞文星
文旺文彬文賢士梁有學行善繼父業興濂州角締交間以墓
文為屬濂游宦南京二十年久不克為今年春蒙恩致政而
歸士梁復竭獻而來以申前請適嘗謁拜墓下寒草淒迷徒增
古今之感乃書其所知者以授士梁不待狀之所具也銘曰
師道之立善人斯多奕業傳經無敢訛才良俗善資漸摩何以
表之銘澗河

故紹興路總管府治中金府君墓碣并序

濂來浦江間縣有先達之士金公歷官多異政時公沒未久也
會邑令長請脩圖經縣之人物法當登載文下七鄉徵其實會
公家有故不以事來上其詳無從知之詢于大夫士情之好惡
不同言又人人殊不能聽但畧附公氏名他傳至今以為恨後

十有五年公之子昌祖始具治行殯門泣拜且謁銘瀛因得備
序之揭諸墓上且使續縣志者有采焉公諱德潤字君澤姓金
氏世家彭城五世祖碩德始遷婺之浦江曾祖載祖文興父定
字正甫雅好施貸而不償則裂或作併券棄之以公貴累贈奉議
大夫婺州路總管府治中上騎都尉追封大興縣子程文憲公
鉅夫為銘其墓妣吳氏累贈大興縣君公少有大志不屑事耕
稼視其手曰吾掌臍且孳如此肯浮沉田間乎年二十餘遠游
湖南入憲府學書獄客東廡下中設木榻旁鍍釜之屬寢食於
是繙案牘於是終日危坐休沐未嘗出時踈齋先生盧公摯為
部使者每見人敬後唯公獨留心錄其勤逸為潭州府史公辭
曰明公不以德潤為不肖俾吏于潭然潭之戶口踰五十萬事

必劇甚非長才不足以任之若區區者得一閒曠之所稍讀律
焉則明公之賜也大矣盧公尤嘉之如其請移桂陽越三年補
湖南道憲府書吏久之遷湖北贊使者發姦伏聲達湖廣行中
書辟理問所提控案牘以年勞及格授台州路錄事判官階將
仕佐郎豪卒質人珠人贖焉卒愛珠潔意將乾沒之給曰汝何
多忘珠已歸汝矣其可再乎人訟于官公訊之卒諱如初因去
卒巾跪于庭使人持去謂卒妻曰汝夫令索珠恐汝不信特以
此為驗妻視之果夫巾也啓櫝還之卒大慚服薛記擊陳源死
薛行賕上下以勢扼諸孤亟藁葬其屍冤莫能伸公白發之歷
二年屍僵如生抵薛于辟辟浙東道宣慰司令史考滿擢將仕
郎平江路總管府知事未上江南行御史臺辟令史以病足辭

尋之官平江轉承事郎常州路宜興州判官新學宮築社稷壇
壝架長橋民賴之州多盜公閱盜冊察其尤囂殺者鈇左右趾
後于官三年之間外戶不閉建文會以激攻科目者文既集請
名進士第其高下賞之有差公去日民爲立遺愛碑改承務郎
嘉興路總管府推官屬歲大水禾不登道殣相望其壯者謀曰
吾儕等死耳飽死可乎乃群詣富人貸粟弗從竟囊之而奔諸
聚落皆然縣州坐以強斂案且具公原其情悉傳以輕典脫死
者六百人民感泣曰推官生我推官生我拜而去已而足疾寢
劇遂上疏乞骸骨以奉議大夫紹興路總管府治中致其事公
爲人忠靖而慤勤讀書至老不釋卷當入吏時操觚或不能成
字後解屬文詩論議出入經史蟬聯不少休日以性褊躁撫

古之有容德者成類合贊以詩誦曰紀忍之書趙文敏公孟頫
虞文靖公集皆深有取焉生平無他嗜好視貨泉如土梗唯愛
聚書多至七千卷居家謹禮度劇暑鐸金不冠帶不見諸子奉
先恭甚月旦十五日必帥家人謁拜先祠下撫姍族有恩嫁娶
不足者助之遇歲儉割秩祿濟之每思效范希文買義田為經
久計有志不就其莅官則清心寡欲祿或不給取貨于家以繼
其用惡豪強之蠹良弱極力鉏剗所至皆屏迹人呼為健吏云
公娶王氏累贈大興縣君重配何氏封大興縣君子四人長曰
壽祖以公蔭授昌化尉次即昌祖通儒術能紹家學者也次曰
紹祖次曰光祖壽祖光祖皆相繼卒女一人歸姑蘓鄭善孫九
人曰教化曰不花曰珽曰瑄曰剛曰忠曰聰曰滿曰茅孫女六

人其一適張輝餘未行年六十六以至順四年二月十五日卒
于家十二月某日葬于後金之原嗚呼公起于丞庶不從貨取
不從權勢而致不從紛競阿附而獲直以累積勞烈縣歷歲時
而躋五品服卒使澤加於民聲流於時榮踰寵賁于先人誠可
謂難能者已銘曰

健翮維隼方寧不奮飛捷足維驥方千里以馳宣卑捱之可淹
方而緜縱之足羈吁嗟夫子方其類是為翩然高舉方物莫能
翳之命服斯皇方終易布常聲赫赫方如飈回馳雅宰木之
已拱方芬烈菊而未除揭徽行於隧道方尚耒耜之可期

故承事郎漳州府浦縣知縣張府君新墓碣銘 有序

張之為著姓尚矣自軒轅第五子青陽生揮為弓正觀弧星始

制弓矢因姓張氏歷代以來勲賢軒冕未嘗乏人其居饒之德
興吳闡里者諱鵬仕唐為節度使至五季時子孫猶授節鉞宋
天聖中龍圖閣直學士燾嘗同文潞公諸賢為洛社耆英之會
暨還饒見旁縣安仁有山名若嶺林樾蒼潤靈氣迴合因移居
其下五世孫一清中特科進士第一與同邑湯文清公最相友
善推究經傳反覆詰難必得肯綮乃已自時厥後族日以蕃讀
書之聲琅琅乎西東擢上第者凡十預薦送者二十又七薦紳
以為榮一清若干傳至宣義郎某宣義生其舉進士上南宮歷
斥時政之弊有忤執政遂下第某生英肥遜終身飲水著書以
自樂有春秋屬辭若干卷藏于家英之兄國學上舍某當宋錄
將訖師安仁義師從謝枋得勤王及戰敗家遂為墟英子禹受

方在幼最號孤貧後能遵廢舉之術大振其宗田貨悉逾於前人初無嗣育仲兄某之子璵爲後年四十七始生府君府君諱理字王文十歲通經史十五能屬文父悅曰吾宗書種弗絕矣爲築義湖精舍於室之南偏聘明經老生爲師遐邇之士鼓篋而來咸食飲之由是游從者日衆而府君聞見益廣縣令長嘉廬陵王君充耘習爲程試之學較藝江浙鄉闈不中遂學詩於翰林學士承旨張公翥張公見府君襟度冲曠深器之悉授以詩家之法府君寤寐不忘虞文靖公集覽其所賦擊節嘆賞不少置至正壬辰蘄黃妖寇相挺爲亂破饒州已而安仁繼陷殺戮到雞犬府君携家避去臨川時江浙行省左丞老老公江西

行省丞相亦憐直班公屯兵信之弋陽瑩墨相望府君遣張世英請檄赴兵遂同弟瑒問道歸安仁聞外孫陳政養甲士三百以自衛府君曰政與計事命伏兵于戶內椎牛醺酒誘偽帥二十四人醉飲于庭縛送于官斬之復諭其部曲曰爾帥已成擒即且改圖稍緩成殪醢矣衆翕然歸乃研墨汁署其衣曰興安義兵二日之間得健兒四千金溪白砂盜周謙入境鈔掠府君命瑒將健兒往逐斬首數百尋殲之白砂盜平丞相出兵平饒師一十萬至貴溪瑒以兵迎一鼓而安仁復瑒受命攝縣事偽將軍彭浩擁七萬衆逼丞相於團湖丞相兵欲退瑒部騎卒執麾前驅丞相遽下令出戰浩大敗斬首三萬級積屍如山瑒導丞相前進復饒州軍士乏食且重以疫癘府君卒縣大姓輸糧

一萬二千斛散之時寇盜充斥南通閩北適燕雄安仁為便使
者乘傳而來絡繹不絕皆仰給府君家為之負江西劇盜黃廉
舉猖獗不可制左丞火你赤公檄瑒共平之府君授瑒計焚其
窟穴賊遁去別據岩險為拒守設伏于道瑒乘勝深入賊突起
而蹴之瑒力闔而沒府君失聲笑曰折吾右臂矣吾當上告方
伯以復爾仇下命介子以奉爾祀庶幾盡吾心爾遂急攻廉舉
廉舉懼別降江西行中書未幾復叛府君與王伯美夾攻大敗
之殺其兄廉靖廉舉夜走崧溪吳友文械送府君獻諸幕府屍
于市且求殺瑒者五人烹之而以中子為瑒後里歲餘人多相
食府君移粟以賑仍禁山谷氓勿出鈔道商賈懋遷如承平時
四方辟地者三百餘家皆依府君以為安五年之間弭為小康

辛丑歲八月天兵取九江九江與盱江連府君知天命有所屬
往贊其守臣王公溥以全城內附 皇上召府君至南京擢知
徽州黟縣事黟在萬山中自近代來高陵鉅壑皆有賦民不堪
命會部使者至府君力陳之言與淚俱使者以其事聞下營田
司核實惟田輸糧餘皆置不問黟民得以少舒秩滿改知漳州
漳浦縣及行民爭擁馬垂泣而送之漳浦接連溪洞民善亂舊
於其地置汀漳屯田萬戶府及入職方 詔徵屯田軍赴京萬
戶吳世榮遂叛府君集民兵攻世榮戮之具上奏 中朝免其
徵海寇林仲明鄭惟明鄭君長特能出入海濤先後為背叛漳
州衛兵雖嘗剪除而渠魁逸不可捕府君悉用謀致之磔列以
徇民畏威不復敢為亂俗尚妖術呪物食人久則成形於腹中

物動人輒死云役其魂爲奴府君庶知之毀其淫祠數十區其害遂熄邑多良田其隄防爲潮水所齧鞠爲草萊之區府君備築之百里之間皆化爲沃壤土豪羅季二族黨與其衆恒持官府短長府君徙其家遠方事始帖帖府君且謂蠻夷不知禮義無善教以牖其良心爾乃爲脩學聘師集子弟而誨飭之二年之間政教大洽府知事孫希顏嘗有求而弗獲及以賊墨敗誣府君以白金百二十銖爲贄刑曹逮府君坐以不宜與事已釋將趣裝南還忽遘心疾恒怳怳若絃目不暇瞑遂卒實王於汪寧藥氏其時則洪武五年三月五日壬子也年五十九同門友夏君通爲稱贊襲歛以其月日權厝于萊寶山府君娶臨川王氏出荆國文公之後吉水州判官某之孫女也先七年卒子男

尚德次九德卽爲瑒後者次報德女常德適臨川許觀孫男三人桐木東府君天性孝友父病亟夙夜籲天祈以身代仍割股和藥以進疾乃瘳後二年卒事兄璵唯恐弗獲其驩心然採履剴介不諧於流俗而非義之財絲髮不取故居官之日命其子負販以自給及其沒也橐無一錢識者頗哀焉濂爲左史時見府君清溪上府君方以義氣自豪醉墨淋漓有鸞鶻鳳翥之勢頗異其爲人自是數與之游暨別去爲縣聲跡不相聞者六七年遇與府君交者輒詢之皆不能道其詳今年夏忽有哀絰踵門者則府君之子尚德也驚而問焉府君死且殯已逾月矣嗟夫十數年來朋舊凋落殆盡如府君康強者亦復弃去人間世則夫沉酣聲利自恃以爲久長者果何如也因為泣下數行旣

而尚德將奉柩歸故鄉以某月日葬于某山之原持夏君所狀
群行請為文勤墓上濂府君之友也不為之銘孰宜為之銘銘
曰
維其文五色網緼揚葩而吐芬維其武扼彼妖旅退縮莫予侮
維才孔威曷施弗良維邑之試凌劇如易維澤之滂然維民之
龐然維聲之鏘然維神之難言胡不永其延吁嗟乎賢吁嗟乎
賢

故龍南一峰先生鍾府君墓碣銘有序

府君諱柔字元剛姓鍾氏其系出於魏侍中繇繇之十代孫紹
京字可大事親孝自為童時凡得瓜果必先進最工書人號為
小鍾蓋以繇為大鍾也嘗直鳳閣後從唐元宗平內難拜中書

侍郎始居贛其諸孫曰某游宦龍南復為龍南人傳至諱佃字
少游者擢元豐五年進士第歷二廣轉運使以功烈聞性尤至
孝父歿哀慟擗踊聲不絕于口群鳥助之哀鳴人為建感鳥堂
府君則其裔孫也曾祖淳祖德賢皆抱道潛耀以自樂父克俊
在宋之季補國學上舍生聞三宮北遷糾集義旅為勤王之舉
勢既不可為乃登贛之馬祖岩遙望中原白雲渺瀰而翠華不
可復見悲歌激烈聞者涕下已而痛憤益深誓不食元之粟賦
詩壹章有自許有身埋漢土終憐無淚哭秦庭之句遂赴龍頭
江而死其忠義之志蓋皦然云府君生甫一歲宋初改物兵燹
猶未息祖母吳氏與其母劉夫人挾之走南雄艱難險阻莫不
備歷府君幸既長俾歸從鄉先達雷州推官劉公震游夫人日

自程督之府君性既頡頏拔復知以紹述爲事昧爽即興挾冊映
簷光而讀至夜漏下二十刻亦弗休由是融貫於經子史集諸
家握筆爲決科之文頃刻千餘言長風驅濤而雷電與之相後
先也夫人喜曰吾有子如是吾夫子爲不亡矣夫人或與府君
語及龍頭江事府君輒長號弗輟幾欲無生及祖母與夫人相
繼而逝府君竭誠於葬祭之禮觀者咸曰鍾氏世有孝子感烏
堂之作不得專美於前矣府君初娶田州判官凌君昌任之女
生一子而卒與一子馬君良奇府君之爲人復以女妻之遂同
之官凡馬君之善政所以鋤姦扶懦滌冤疏滯者皆府君有以
發之廣東帥閩及海北廉訪使者聞府君學行之懿交薦之署
爲雷州路學正府君以海濱非久處之地方辭而歸下簾講授

從者數百人咸共推尊之號曰一峯先生云府君儀觀偉然終
日正襟危坐人莫能窺其際晚益刊落英華窮極根抵所居僅
蔽風雨所入僅足饘粥而處之怡然至於赴人之急雖蹈水火
有不暇顧者君子尤稱之府君生于至元丁亥正月某甲子歿
于重紀至元辛巳十月某甲子得壽僅五十又五瀕卒無佗言
唯屬子力學厲行毋墜家聲而已所著書有諸經纂說易書詩
衍義弊帚集若干卷藏于家府君凡三娶初凌氏生一子即愨
字以行至正癸巳鄉貢進士署瀛溪書院山長不赴次馮氏無
子次凌氏生二女一早世一適凌德曾孫男二人曰肅曰緝曰
熙女一人適其曾孫女二人尚幼府君之卒也葬于龍山之南
洪武庚戌秋八月某甲子再遷于仙女湖之西與凌氏合葬焉

實縣南之五里也。惟府君生于忠孝之門耳濡目染已能立乎其大者及求諸六經驗諸躬行所見益真切所獲益粹疑雖不見用于時而弟子從之者皆知所謂孝悌忠信其有功名教甚多是亦爲政也。中州君子恒言虔南爲遐荒之地賢才鮮少有若府君者其裔曾之悠久家學之盛者文行之隆蔚初亦何減於中州人之好論議往往如是是重可嘆也。因按鄱陽董先生之狀大書以銘府君之墓庶幾曰府君潛德於遠邇虔南之士讀余文者亦當有所奮勵而興起焉。銘曰

媿人之班班乎而忠信以爲冠乎而佩純知而鑿華文乎而光彩之如璫乎而長才詘而弗信乎而敷政令而屏奸乎而柔之立而強之利乎而臯比設而師道尊乎而反澆涼而爲龐惇乎

而一鄉之善士質其玉溫乎而岐有鳴鳳曾祥麟乎而天之生賢無方何暢復何屯乎而勒銘墓門乎而庶昭昭其永聞乎而

故樓景元甫墓碣

禮有之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是已嗚呼古禮不行久矣今之所謂鄉先生者得不近之歟鄉先生謂誰烏傷竹山里有樓君景元以書詩教于其鄉景元日坐臯比申飭五倫之教豐豐不自休受其學者攝其捫蹊歸於密微必充然有得而後止父旣師之其子又繼之其孫又執經從之先後垂六十年環境之內外率皆其弟子矣於是相與

謀築書齋一區以爲講授之地暨歿而塋號泣而執紼者數百人咸曰吾先生亡矣何所受業而辨惑哉觀者歎慕而去初景元之父王汝翁習六藝而文景元幼服家庭之訓長益自振厲從淵穎先生吳公立夫爲科目之學未幾棄去而專攻羣經簡發於詩亦首尾開闔皆中矩度名著遠近縣大夫或出鄉咸望問欵謁詢以民間利病必懇懇縷陳之乃已景元性淵慤事親能盡其養親死經紀喪事不以煩諸兄諸兄性方嚴景元承事惟謹迨至分田唯受硯瘠者不辭其後兄子有黜其業者爲贖而歸之且曰烏可使其無食也遇族媼故舊壹以誠相接無一毫狎昵態晚歲頗好神仙家言杖策游江東登龍虎名山騁目遠望儵儵然獨立物表意謂古仙人或可見云洪武七年甲寅

十月十一日以疾卒于家年七十九臨啓手足無他言唯戒諸子以守詩書之澤使勿墜九年丙辰正月六日奉柩塋于梅口山先塋之次景元諱光亨景元字也姓樓氏樓故爲宦族宋嘉定癸未進士通判吉州元齡其四世從祖也曾大父炎大父建中父有成無爲路儒學錄即王汝翁也娶劉氏有婦德瀛嘗爲銘其墓男子四人女子四人孫男三人孫女四人名皆具前銘中茲不書瀛今春蒙 恩致政而還蘿山景元季子仁壽縣主簿璉件繫羣行而來請曰先夫人之終辱先生賜之銘甫及二載而先君又卒先君平日嘗言知我者唯太史公宋君我死若求文鏤墓上吾目瞑矣用是不避譴呵重有所瀆願先生進之瀛之先廬與景元密邇而景元長瀛僅一十四歲相與論文甚

驩聞景元死瀟落不能收近雖老病四方求文者類多峻辭其於景元可得而忘情乎若吾景元生能執詩書之業以淑諸人誠無愧於鄉先生者死雖未及祭之於社銘以列之豈過也哉
銘曰

一卷之書必立之師牖民孔易斯德所歸懿哉樓君侃侃令儀執經據座析分毫絲環而聽者肅其冠衣聚精會神臻于泰熙春融天衷蟬蛻人私俗變淳龐寔由于茲生服明訓歿寓哀思有素者冠蓋于中遠彼位崇階澤不下施人孰無舌不一道之太史造銘公厥是非觀者宜式知無愧辭

故諸暨陳府君墓碣

惟陳氏遠有世序其先居襄陽之宜城有諱璿者生磐磐生斌

斌生甸甸生宋國子助教旦始自宜城徙杭之萬松鎮旦生慤字公定有文學一時名人如范元卿陸務觀辛棄疾咸與之游論者謂其氣節度量有郭元振之風官至承事郎知餘姚縣復自杭徙諸暨陶朱里慤生樵樵生載又自陶朱里徙開元橫山之西載生國子監主簿瑞生與生清清生德興字克明從子殊嗜學如不及克明資之使受經名師食或告絕躬事杵臼市米以遺之卒成鉅儒克明娶曹氏生府君諱大倫字彥理自幼岐嶷學易於洙既而更春秋年甫踰冠敷繹義例揮毫輒雲烟滿紙自度功名易如拾芥屢試藝場屋不能中繩尺志曰吾文視舉進士者何遠今不與之並驅造物困予矣將何言於彙業絕益攻古文辭浦陽淵穎先生吳公萊以與學雄文知名當代

府君從之講學下及秦漢以來諸文章大家章有其法句有其旨青燧夜懸或至達旦不寐府君之學大進遠近歆豔之徒聘爲家塾師留富春山中者最久富春右族多負氣善鬪府君周旋其間毋以訟終凶爲戒言辭悃悃無華聞者皆心醉俗爲不變馮士願將合族爲義食不問耄倪一聽府君言府君書其可行者樹規約如干則防範甚密其家賴之狂士吳子中文而好訐歛怨于鄉羅山人集亡賴男子縛致幽室將撲殺之府君徑趨山人家揚言曰爾曹欲殺吳子中邪子中無大罪豈可以嫌隙之細遽害之具耳目者恐不爲也吾當白之於官山人聞之懼解縛與其俱來伏地謝罪府君諭遣之子中因得不死元季兵亂江浙行中書徵兵儲于饒饒之判官方沂實部其凡及押

運吏入江爲敵人所襲上官將致辟於沂逮捕甚急沂潛往見府君泣訴其故抽刃欲自刎府君奪其刃藏沂山澤間且解之曰兵儲之失罪在押運吏判官何與焉尋獲免沂見府君跪而語曰生死肉骨之恩墮身不足以爲報府君張目大言曰方判官乃以市道交我乎沂不敢復言府君知時事不可爲遂絕意仕進時江南行御史臺移治會稽中丞吳鐸監察御史督烈圖主僊競欲挽府君於州縣文學掾府君力以疾辭且策西師旦夕必大至決不暇安居乃遁鄰縣之東陽已而果然諸暨下高郵樂鳳來爲州與李參軍希白謀迎還府君以事師之禮事之州兵爲變鳳與希白皆被害府君又避入流子里流子里在州東長谷中府君當兩山夾澗作晚香亭三楹間日與賓客暢飲

爲樂酒酣府君捉筆咏詩脫帽高歌擊几案爲節座人每爲絕
倒或氣候和適戴華陽巾服寬博布衣支筇行古石細路關過
泉石佳處游目思視意若與之相忘人問其故府君嘆曰吾生
平無他嗜唯攻文成癖孳孳矻矻垂四十年昔之人如此者何
限今皆安在哉每搔首自傷但得適意時竟與萬物齊真當不
計有明日也識者服其曠達後三年以疾卒于家實吳元年十
一月二十一日享年七十十二月十八日葬于其鄉呂塘之原
府君娶樂氏生二女適傅某胡驥繼配張氏生一子曄善古文
辭能紹家學者孫男五可牧可蕘可漁可農可仕府君長身美
髯性坦夷吐言露肝膽雖髮已班曰手不釋卷天文地理老釋
氏之書莫不攬其英華尤善寫竹樹蕭蕭有蒼勁之意寫已競

取爲清玩所著書有春秋手鏡尚雅集各若干卷尚雅蓋府君
之自號也府君歿其友張辰旣狀其行復慟然謂人曰府君之
才之美設用于時當無適不宜柰何歛財操勢者銖黍不合度
輒斥而不取遂俾甘心丘壑老死而不悔甚可謂當世有司弟
若府君者無榮無辱全其所有而歸於造化奚翅足矣尚復何
說哉曄持狀來徵銘瀛雖素知府君未必有加於辰之言也謹
備識之而爲之銘銘曰

天之寥寥孰得而論賦才孔多乃卒堙淪侃侃夫君纓鞋之門
風措孤騫所疑者神五彩成章隨氣吐吞其光爛然可燭昏
鬱而弗施結爲氤氳彼狂者生取尤於人將扼殺之不翅孤豚
奮襜一呼竟徒視魂有友陪危逮者星奔將蹈白刃誰欲命存

匿之山樊慰言複諄平脫其生矢不以恩少見事爲已復有聞
假使大用何物不春惜丁亂離戎馬紛紜鸚書雖上荷衣莫焚
咲咏烟霞傲睨乾坤時命所拘有志弗伸七尺之墳呂塘之原
昭懿廓潛太史有文

故廬陵張府君光遠南墓碣銘

皇上即位之五年 朝廷清明百揆時叙乃開文華堂禁中妙
東英才 詔詞林群公分教之 車駕幸臨閱其所業文親定
優劣 上德至渥也時江西張唯流寓河南以尚書領首薦會
試南宮未幾除國史編脩仍俾肄業于堂余見唯有雋才特請
于一 上錄爲弟子員唯執經日久怱歎歎流涕言曰唯父抱奇
節不幸沒于盜手今體魄入土而墓石無文一念及茲將欲無

生惟先生矜而昇之余按亡友吏部員外郎周子諒狀君諱遠
字光遠姓張氏吉安永豐人氣岸豁達不徇于小物當元之季
大盜起沔陽蔓延江右陷吉安既而州兵搗走之盜所過并落
民皆相挺爲變殺掠巨室慘酷不忍聞君怒髮上指日夜建奇
策剪寇其友羅惟遠者尚氣節遣入夜致之列酒炙于庭脫冠
酣飲夜將半屏左右跪而告之吾州素號文物之邦一旦盜蹂
踐將無遺義不與賊俱生然非公不足濟吾事今郡守梁使君
出督兵境上公宜往請師吾陰立部署以候斫賊無難者羅抵
掌于几曰子誠奇男子吾縱無他能敢不從命議既君家子庸
猶未知君乃叩寢門令出拜復語之故庸曰羅先生若迎官兵
至庸持大斧盡殺狐鼠輩不留一人羅舉觴賀君曰大兄有如

此豪傑兒事不忠不成也未發寇謀知之帥衆執羅去裸而鞭之且問曰誰與汝造謀羅罵曰死狗奴吾憤汝不道自欲殺汝何暇與人謀哉賊怒愈鞭之仍授紙筆使寫首謀者名羅瞑目視之大書一死字賊反接羅于樹剖其腹作小竅日增加之羅嚼齒大詈三日而後氣絕將絕罵聲猶含糊在口君幸得脫走吉水及寇勢稍戢君還故里寇有知君遺羅事者繫之至營賊競來指曰是嘗欲殺吾屬者君顏色自若從容語賊曰我纓綬之家決不畏死喪節殺即殺何以多言爲遂遇害賊黨忿猶未平并欲屠君介子賢渠魁執不可慨然嘆曰彼固忠義人也寧可使其不血食耶爲具棺斂使歸葬里之桐塘聞者莫不賈第君博通經史篤風義事親以孝聞豪右以科繇困之君奉親避

去旁郡不遠百里負米以爲養暨沒號慟幾絕者數四然疾惡如仇閭師有貸粟多取息者勢橫甚君面斥其非直於州縣閭師恚欲夜擊死君聞州里萬口交譽不忍發而止賓客至門傾有無相接劇談古今事變二千年間如玉貫珠聯客爲之傾聽忘日之夕且曲盡物情三尺童子上謁亦以禮受未嘗少忤性不嗜貨殖或勸爲孫子計君嘆曰能守先業亦足矣何以多爲君子稱焉壽五十四遇害於至正戊戌之正月其日不可復知自桐塘改葬於大勝之原則洪武辛亥八月某日也君配劉氏輕財重義亂離後家單每鬻釵鈿助夫賓客費後君五年卒子三長即庸次即賢有膂力能馳馬奮槩千人中後十一年亦卒季乃唯新擢令官女三俱適士族孫三憲文昌女二在室曾孫

一祺君之系出自唐曲江公九齡九齡玄孫洪州都督參軍景
重始來江西參軍曾孫簽判處州洪字宏淵復遷永豐之杏園
代多顯官至君曾大父元升大父瑞伯父亨雖曰不仕咸能世
儒業云嗚呼士氣弗振久矣當楚氛膠葛之時爲二千石者曾
不一舉手障之寇至輒俯首遜去日行百里惟恐不疾誠女婦
留鬚鬣者也有如君者藐然一布衣無社稷人民之寄乃能建
策殺賊不幸事不成雖肝腦塗地而不悔豈非烈丈夫也哉羅
氏能從君謀身可殺而志不可奪亦可謂慷慨之士取友之端
又於君見之嗚呼智莫大於歿冠義莫重於捐生此而不銘惡
乎銘銘曰

元政陵夷盜起楚區絳巾嘯呼毒氣所侵疊其良心棄鋤握瑾

叶睠茲廬陵群邪沸騰千里血腥有夫桓桓髮上插冠誓除暴
殘夜則枕矛血淚交流同志之求酣歌慨慷舞劔欲狂惟壽之
良彼何昏昏漏師弗懲賊我良朋正氣凜然雪爲不寒欲膾盜
肝君亦被拘詈盜益竒以死徇之雙璧焜煌如星吐芒照耀四
方君名岩若重如泰山一死亦安史官造辭鑽于幽墟後世師是

傳守剛墓碣

自焚屍沉骨之俗成雖纓弁之家亦靡然從之魚爛河決不可
救藥君子每爲之太息有若傳守剛之事其可不表之以厲人
人乎守剛之父歿其諸兄具棺斂已昇出中野縱火而葬之守
剛勢不能止哭踊將絕藝已編荆成筐實以象泉拾遺骸以歸
守剛欲夜半持去會守者嚴不果明日諸兄捧筐至大澤而投

清冷之淵守剛尤痛憤之深俟諸兄還舍解衣入淵中且泣且拾堆寘沙上脫所服緼袍裹之奔告于先子尚書府君府君命留間房中設几筵使其父之友賈明善徵木造小櫝藏之適堪輿家趙翁自城南來憫守剛之志爲擇地一所守剛傭書而買之負土成墳手藝松栢於四周其兄怒以其辱先也欲發而出之予仲父文友君將挈守剛訴縣乃懼而止至今松栢蓋鬱然成林云守剛諱致柔守剛其字余之所命也傳氏金華好善里人曾大父某大父某父肖說皆農家守剛年十二始入小學時牧牛山澤間輒挾書誦不輟泊長登貞文先生吳公立夫之門當是時來受業者多貴人家子車馬焜煌冠服鮮麗燁然如神人守剛麻衣菲屨廁其間怡然無難色日受公教學識益凝定

出言必思力踐蓋粹然儒者也間出爲詩若文亦光潤可觀父病守剛往致醫溪漲不可渡守剛立水濱終日望天而泣或憐之以大綆貫腰挾之以渡醫見其情辭悃欵惻然與之還脉已曰此天相孝子也稍緩一夕疾不可爲已藥之瘳守剛諸兄不知書競割戶自私先業恣其取不與較守剛貧無所於歸出爲閭族童子師久漸能自存遂娶天台王教授某之女爲配年過四十生男鵬鵬絕愛之頃刻不見鵬鵬意輒不懌時撫鵬鵬頂曰吾之命其繫於此乎吾即死不爲餒鬼矣余家潛谿抵守剛所居僅二里每遇正月一日必來謁數年之間風雪不易也家人每具饌以俟且曰傳守剛其將來乎言未既守剛坐廳事作聲欬聲矣爲之失笑守剛忽謂余曰致柔老且死鵬鵬眉始好

似能讀父書果如是目瞑九泉下矣予自後移家浦陽青蘿山
出仕于朝入翰林爲學士久不知守剛死生洪武十二年冬
余還金華省先墓忽有白面少年拜于庭問其姓名曰我鵬鵬
也曰爾何爲服衰麻乎曰先人不幸以今年春二月朔死矣問
壽幾何曰六十又七矣曰葬乎未也曰死後一月權厝家西東
阜之原曰爾今同處者何人曰先母卒二十年女弟鸞亦歸童
某今獨侍繼母章氏以居且曰汝頗知學乎乃袖出詩文一鉅
軸及用經史事賡李瀚蒙求三帙以進予讀之見其遣辭豐縟
而考事綜博嘆曰守剛有子矣余旣歸蘿山鵬鵬持其父門人
童徽所爲狀來請曰先人制行一出於誠慤聞人善不翅若已
出見人爲惡輒攢眉而避并日一炊啜白水以代羹若享太牢

鄉人咸以爲賢部使者潘公黼聞而薦之先人以疾辭卒落魄
不偶以死臨死執鵬鵬手泣曰吾生無功於時死當擇不食之
地埋我宋先生最相知得一銘勒諸冢上不翅足矣言乞而終
唯先生伶而遺之嗟夫若守剛者安可不表之以厲人人乎爲
之銘曰

守也篤特立乎獨不受變於俗是謂踵君子之躅

故裕軒先生墓碣銘 并序

烏傷之赤岸有望宗曰朱氏出於漢槐里令雲槐里七世孫晉
臨海太守汎實自平陵來遷臨海之孫東陽太守恒東陽之孫
金威將軍禮亦皆仕於晉至金威之曾孫幼始事齊歷守高辛
平昌淮陽三郡轉揚州刺史揚州十四世孫某有四丈夫子生

十八孫知其後必蕃而患無以爲之徵周廣順間迺治鉄作羅漢像人授其一俾散居州境中若今赤岸則其一族也七傳至三府君良佑益以建善惇業繼其宗府君生宋鄉貢進士中鄉貢生元贈朝列大夫同知台州路總管府事騎都尉追封沛郡伯杓沛郡之子則朝列大夫婺州路總管府治中致仕叔麒也初縣之先達徐文清公受業于新安朱文公而鄉貢君乃文清之高第弟子三世父子遞相傳授辨析名理密於牛毛治中君兼以文辭馳騁於當時人讀之者若窺古鼎鍾雲雷之文不覺改容易視公諱同善字性與沛郡君之孫治中君之子也賦質迥拔日涇濡過庭之訓學識所至如春芽怒長月異而歲不同宿學之士皆讓莫敢與爲敵時鄉先正文懿許公講道東陽八

華山復執經往從焉文懿之學上承文公五傳之緒味道之腴尤爲饜飮公質其異同統宗會元凡天人性命之本禮樂刑政之原古今治亂得失之迹莫不洞該而叅貫建其所自得神融心悟不翅酣飲上尊而行吟春風之中也會科目法行有司強起公以應書不合輒棄去遂倣太史遷爲汗漫游涉大江沂黃河東歷齊魯之郊北抵燕蘇所過古遺跡必徘徊瞻慕而不忍去或發爲嘯歌扣轅爲節以和之暨至京師諸公貴人爭相邀致而越王聘之益力遂授經於其府中久之思南歸同邑黃文獻公時爲國子博士留之不可檄公補廣東憲府掾弗赴僉宣徽院事濟南韓公尤器公之才行辟爲兩淮屯府幕屬赴官未數月復謝去還隱丹溪之濱遠近生徒嚮風奔附戶外之屨常

滿公隨其齊量左右翕張各使之充足而去既老涵養之功愈密四體不待羈而自協清明在躬播為大和薰蒸所及物無不戾迨將終也絕無怛化之意咏詩二章夷然而逝春秋六十九實乙巳歲春二月三十日也夏四月九日遂窆於鳳林山原禮也公篤於倫品事親從兄撫姻族接僚友皆可以無愧晚復繕治諸家舍而刻象乘成書以傳然其局度凝恪處事實舒而自然中於肯綮略無窘澁之態學者因稱之為裕軒先生云娶卞氏先二十九年卒或勸公更娶公笑而不言蕭然一榻人不能堪公安之教二子世濂世沅為佳士世濂問學蔚茂文燄煒燁起東南間以薦著授釣臺書院山長女文楣適前承務郎温州路總管府經歷浦陽鄭泳亦以文學鳴歲時來會公坐堂上子

若壻旁侍問荅經義金春王應聽者欣欣忘倦君子飲豔之孫棟亦蘄然見頭角某在幼先治中君羣從兄弟宋季以進士起家者八人聲名文物見重於一時議者以公所蘊方之蓋甚無忝者顧獨潛處而弗耀咸嘖嘖痛惜不少置殊不知世都重位天也而身載明德亦天也位能澤物固顯矣德則可以淑人心可以善來學庸非顯之尤者耶天之於公厚矣仕不仕不足為公憾濂游公之翁季間者久何敢讓知世濂以墓文為屬乃序次而銘焉銘曰

大道磔裂土習汗只尋聲接迹曲且紆只考亭之學關九衢只前徐後許直以趨只機箭啓秘皦不誣只日月行天耀經會只誰其繼者丹溪有朱只重微疊照契德符只公生其後類神駒

只振迅千里流電但只裨被寒乘徒崎嶇只終日不越州與閭
只揚颿大江涉青徐只泰山高峙河流殊只玄化紛緼塞八區
只仰觀俯察理則李只歸來故居恒著書只直自關洛窺泗沂
只下視利祿乃其粗只少微星隕人嘆吁只著辭較德勳賦賦
只白石可泐其名弗渝只

北麓處士李府君墓碣

處士姓李諱士華字庭實北麓其自號也其先家廬陵唐開元
中遠祖德靈仕爲撫州長史因居廬縣之崇仁高祖昂秉太學
上舍生曾祖緘以春秋舉進士至其官祖适父元德母盧氏處
士賦才環異音聲如鍾幼喪父母二兄亦蚤世時當宋季亡賴
男子學弄兵於村疇暮夜擊人門鈔掠其貲財以去稍與抗直

剽以升處士能自衛卒免其患會宋亡爲元更易方笠窄袖衫
處士獨深衣幅巾翱翔自如人競以爲迂處士笑曰我故國之
人也義當然爾府君善治生未幾家大穰遂以訾雄鄉里積粟
歲至數千廩遇饑則平價出之飢餓不能出戶者計口而周之
活者恒百餘人宗姍無業班財以爲饋死則給棺槨衣衾葬之
善地且卹其遺孤唯恐不及負逋不能庚者苟有所乞輒再與
未嘗有靳色或以田廬爲償處士正色責之曰先人之業何可
廢壞逋尚可紓也慰而遣之伴有盜廩粟者祿其貧益之使去
識與不識咸目之爲仁厚長者云會朝廷有鬻爵之命富家兒
多競奔處士恬不以爲意客以空名告身來售處士曰吾愧不
能以文學干祿位而涉銅臭之譏雖貴奚益哉府君性純孝能

事繼母如親母雖其性剛嚴不可近必下氣婉容得其驩心而後止常以不及終養二親語或臨之輒嗚咽流涕晨昏必展謁先祠遇初度之日號慟抵暮家人不忍見因諾言之訓諸子以學親自督視不至夜分不休也爲人豁達大度不少貶以徇流俗見假巫鬼惑人者力斥去鄉人鬪爭斷斷然正謹折以片言則免冠頓首謝嘉賓款門倒屣出迎驩然無倦容雖不解飲必使盡醉而去元至正十一年辛未正月五日以無疾終壽八十六後二十二年當國朝洪武五年壬子塋于縣之大龍山之原娶郝陳二氏子四人彬鎬鏞蕃鍋以文行舉于朝擢國子正女三人丁師周晉戴尚德其壻也孫三人離家奴實定孫女三人尚幼曾孫二人宜壽普蘭曾孫女二人在室自夫仁厚之俗

衰學者慨想三代之盛猶神龍游于玄間欲一見之而不可得嗚呼豈其然哉人有古今心無古今有如處士之行如前所載苟謂之三代之民孰不謂然處士不可作矣予故特表出之以勵夫人人然而仕之與否是有命也不必爲處士惜也銘曰祥麟威鳳隱而弗彰苟一出焉是爲希世之祥謂之有邪則固不能以亟見謂之無邪則簡策所紀何爲其周且詳善謂處士爲三代之民亦是類耳世之人無徒委之於渺茫緬懷德人中心孔傷今其已矣何日而忘

故務光先生張公墓碣銘

公諱明卿字子晦姓張氏其先出於晉公族解張因其字張僕故後人以字爲氏譜家謂軒轅之裔爲弓正而賜姓爲張者殆

非也子孫家于臨濮世有聞人至宋龍圖閣直學士壽位望尤顯元豐中退居于洛時年七十同太尉文潞公司徒富鄭公爲耆英之會洛中相傳以爲盛事龍圖之弟正議大夫燁建炎初扈蹕南渡遂爲天台人燁生武節大夫挺挺生竹山尉鉅鉅生某官愬愬生某官述述生某官伯熾雖三世仕不甚顯而皆與有祿食伯熾生菜菜生莘莘字某隱約田里間能以詩書自振逮入元朝用薦者爲鄉郡儒學正則公之父也公始成童而學正君卒即知家學是荷朝磨夕淬期以自立弦齋林氏素心邵氏皆鄉先生行公執經往從之反覆詰難愈出愈新二氏方嚴靳推與咸曰張氏有子矣至大間有詔求直言公慨然爲政事書一卷將渡大江凌黃河以獻于朝既而嘆曰吾爲生民計耳

不知我者以其爲干祿乎蓋止之於是南還而教授里中終日儼坐不窺戶庭鄉之人士至有父子執經於門者傍縣慕其爲人聘致爲子弟師公亦不辭然天性嚴重有挾貴而驕及習鄙褻事者公叱之或不能悛輒令束書以歸人曰先生不已甚乎公曰我之道蓋如是也鄧文肅公嘗受業於學正君及爲廉訪使者屢遣使致書起公公謝不往公好施與會銅錢法廢有人行哭甚哀公問之則曰父喪在淺土吾銖兩而積得錢若干欲藉之以襄事今不用柰何公曰爾勿憂也出楮幣八十緡易之

不問其姓名而去甲寅歲惡道殢相望公歲暮自黃巖還逢飢者輒予錢至家則其囊枵枵空矣公恬然不以爲意唯見官政有病于民每憤形於色走公府具白之雖不見聽士君子稱焉

生平不嗜榮名築幽齋於智山列圖書左右又甃石爲山蒔花
藝竹遇嘉賓之至抵掌劇談醜酒賦詩望之者猶世外人纖毫
塵土蓋不足浼也作爲文章珠貫玉聯有臺閣之風時遊戲翰
墨筆法穠逸可玩兼善畫竹石韻度清洒頗近文湖州此皆公
之餘事至論其學術則一以考亭朱子爲宗毫分縷析洞見其
肯綮著之事爲不易心於賤貧不屈節於名勢綽然能任人師
之重是以登其門者皆彬彬雅飭諒而不頗其兄聖卿識見夔
異以辭章自豪雖與公友恭無間獨於論辨稍不相合必而頸
發赤不明不措公長身䟽鬣衣冠整嚴昂然如出林之鶴見者
畏而愛之因公所自號務光而稱之爲務光先生云其所著有
言志稟四卷六藝編六卷存養錄十二卷尚友編五卷世運畧

八卷家傳一卷政事書一卷皆藏于家公娶謝氏後公在若干年
卒子男四人曰公昌大寧路儒學正曰公顯滁州儒學正博學
而能文辭曰公福曰公良女三人皆適宦族王良佐王環趙永
其壻也公壽五十有四至順壬申七月某甲子卒之日也公卒
時諸孤尚幼逮至正某甲子十月某甲子始克奉二柩合窆于
臨海磧領之原旣已成禮公顯乃奉公同門友于君演之狀來
乞銘予聞天台爲靈越奧區所謂金庭玉室瑤樓璿臺咸在焉
故其下多清脩隱居之士若任次龍庾子真是已九原莫作有
如公者其殆任庾之流亞歟雖然彼長往山林藐人世如執轡
視公著書立言以衣被於來世者又爲何如也孰得孰失必有
能辨之者銘曰

宋學士全集卷三十三
既有以麗之曷從而蔽之既有以致之曷從而避之胡熙辰之
邁而大耋是遺韻伸雖人顯晦則時乃沒洛伊乃達泗沂乃牖
夫民彝積嶺崔白茹如脂太史勒辭尚知爲務光先生之碑

故黃府君墓碣銘

予從焉傷黃文獻公游識公從子仲華甫進承公話言退與仲
華磐桓華川上溫潤如瓊瑾使人不忍厭去公薨世大變甲兵
滿天地東西各不相聞及真人起臨濠廓清六合予入侍講
禁林會浙江行中書新貢士至有黃祖者來叙世契問之實仲
華諸孫復叩仲華何如則作土中人五年矣爲太息者久之祖
尋從予入史局幾一載間自撰仲華行狀涕泣請銘仲華名標
仲華字也自幼嶷然有立出與群童敖步武有度不失尺寸鄉

先達題之暨長撫世酬物悉中權度州里譁然稱之曰能父兄
素儒儒疆畝爲豪右兼并仲華奮厲致家之肥悉納金贖還自
是益敦仁厚行貧而貸泉者不責其息稍弗能庚焚券示之或
有忿鬪者赴愬于門仲華聽已指曰爾言曲爾言直皆心服去
且曰得黃公片言賢於縣令長十人避兵石門山一婦疲卧荒
榛時游騎已迫仲華命媵女扶以奔與諸婦同寢食寇退詢其
家歸之然終不識其面性至孝親疾進藥劑無時夜不遑甘寢
及沒衣襚棺窆之費咸出於私不忍煩諸兄文獻公剛介子弟
鮮得懽心仲華曲盡其承酣觴笑談煦煦如陽春親屬有使酒
難近者且復諫仲華從容白其利害卒至改行仲華行事多類
此他不能悉書仲華卒於吳元年三月十一日其月某日葬於

崇德鄉平洋原先墓之次壽六十七世系遷移之詳文獻公已見諸圖記曾大父堦宋承節郎元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江夏郡侯妣徐氏追封江夏郡夫人大父鑄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輕車都尉追封江夏郡尉追封公妣童氏追封江夏郡夫人父溥妣喻氏仲華配室傅氏生子三璨琥瓚女一適劉如珪孫男四永昶庚敏予惟閔閔之家鮮克由禮有著仲華閑雅整飭抱齊魯諸儒至行孰謂非賢邪予故特銘之以爲譽善之助使人人取則仲華其不爲三代之民矣乎銘曰

中恬而熙外廉而隅惟義之是隨大振厥家尚質去華肥腴乎無涯有歸者山有列斯泉靈氣之鬱鬱芊體魄斯安繼以永年

故巾山處士林君墓碣銘

予來南京索文者接踵而至多以衰毫力辭一日有持隴上白雲橐相示者勉強一視之彬彬乎脚雲也英英乎巖花龍妍也泠泠乎右幽人狷士飲水而嚼雪也予亟問之斯何人之詩也持者跪而答曰宗之先子所賦也先子諱茂濬字顯之姓林氏世爲天台望族生平酷嗜吟上自漢魏下逮唐宋諸家無不漱其芳腴挹其直醇積而後發發必竭盡其興趣雖雕胃琢腎弗顧也嘗構一室深廣尋丈內外以聖塗之白色晃眩若積雪初霽月光穿漏雖赤日如火涼氣亦脩脩然生先子澄坐其中而吟事益暢遇嘉朋至焚香啜茗談古今事上下三千年玉貫珠聯絕纒纒可聽或取雅琴鼓一再行起按白雲縹緲間遠近望

之以爲神仙中人晚年頗嗜金丹之學最周易泰回契與二三
友講之嘆曰一氣孔神無爲之根水火交構載其營魂浮游規
中存之又存粗穢既登游神九門柰之何拍棄之邪乃調息致
脩取心一物一道一之說自呼爲三子通玄之士多奇之集
賢院聞其操行清絕不樂仕進因其所居中山以巾山處士號
之先子弗欲出吳元年丁未九月二十八日夜漏下三刻火與
下台城先子亟出沒于河年六十又三洪武八年乙卯某月日
葬于臨海縣興國鄉慶善里龜溪之原維先子素行敦飭親仁
善鄰具有恩意而所謂白雲亭者尤爲時所傳誦墓門有石不
肖願圖文鏤之微顯聞幽在先生一揮翰聞耳敢再拜以請嗚
呼予爲文所累幾欲燔毀筆硯若而翁者其事有可書如此又

安能靳一辭耶遂序其事而繫之以銘處士曾祖某祖某父某
母某氏先配杜氏生珪繼室章氏生宗即來速銘者以學行舉
于朝授南陽府同知鄧州事遷太原府通判女二杜元昭金仲
德其壻云銘曰

不豔于榮不徇于聲一以詩名弭其人麓發其天倪龍虎功齊
寄情五絃羽衣蹠蹠望之若仙尸解于河其幻則那壽何少多
邈哉紫虛有鶴來歸千載之思

故姜府君墓碣銘

君諱澤字潤甫姓姜氏其先居蘭溪之髦賢祖某父思齊以賢
雄于鄉環其居五里所凡山若田皆克有之及君之生其父已
五十餘越三年父卒又三年母時氏亦卒貪夫欺君之孤弱挾

點隸爲姦利內蠱而外蝕之并吞幾盡君之女兒道真時已歸
金華楊某矣間一歸視君撫君頂泣曰姜氏之世不絕者僅有
此息爾苟或凶豎欲去之以滅口則宗祀必絕爲若敖氏之餒
鬼矣夫豈可哉區區貲產有不足計也急挾之以歸楊氏鞠育
之如已子稍長俾從鄉先生楊夢牛王月溪趙松坡董覺齋游
志慮淵冲而識見迥拔遂白於縣大夫復其先塋若干所田若
千畝雖僅存十一於千百鄉之人士無不謂君爲能者已而女
兄命贅於同里之王氏君不恣釋之而去遂舍於女兒西偏挾
王同居事之如母與姑每得嘉味必先進不進不敢先食及生
子若孫歲時相率坐女兒中堂羅拜於庭不知者以爲真其母
姑也君既受女兒卵翼之恩所以思報之者備悉志慮及女兒

喪夫而無子爲立從子恢道爲後而躬扶持之其門賴以不墜
雖楊氏之姻黨無不以孝弟忠信淑導之有悖戾者懼之以法
令亦翕然聽從君再從姪弘道被造僞鈔者所誣弘道初不識
其人千夫長帥州官逮繫之從者百餘人君聞之大恐走州中
愬其故官寘弘道稠人中命造鈔者執之乃妄曳他男子以前
事遂釋丁未歲侵人相食君往糴七閩時流民所在成群動以
數百計乘間鈔道莫敢何問君獨以計脫卒致白粲來歸六親
賴之以濟君頗通刑名家書於新令尤所練習或有致訟者賈
之爲言其利害訟爲衰止君晚命仲子遷城中往來嬉遊以書
史自娛因以盤隱自號一旦有疾度不能以生因泣謂二子曰
吾非女兒不克至於是誓將奉匏窵之事庶幾少盡心焉奈何

今且先之爾等他日當有以慊吾志遂瞑時至正壬午十月三日也壽六十又一一是年十一月十二日葬于西山先塋之側配王氏後二十三年卒遂合葬焉二子曰明道曰懋其孫五人曰焞曰蔭曰溥曰繼曰善焞能積學爲名儒以薦者爲婺州路儒學錄尋舉進士擢永平延安丞孫女二人長適默成先生七世孫潘思明次適陳仁曾孫三人曰麟曰堪曰增嗚呼金華爲文獻之邦氣習之所移風聲之所被往往人多士君子之行有如君者不幸遭門衰祚薄之餘乃能聳然自異不蹈其家復樂道人以爲善而攄急報恩之志尤寤寐不忘夫豈無其故哉傳曰大河東流九里餘潤此蓋從古而然也濂不敏幸與焞同出於聞人先生之門墓文之屬有不得辭其責第深愧者文彩衰弱

不足以昭幽廓潛然亦自謂攄事直言而無所憾也銘曰孰畀之隆而闕於逢其非天耶一髮之存卒續厥門其非天耶無德弗酬得與善爲速其非天耶發迹詩書有孫爲儒其非天耶生遂死安松阡鬱蟠其非天耶卓哉善人延裕於後昆其非天耶

故葉夫人墓碣銘

山西提刑按察司僉事張孟兼請余銘其大母葉氏之墓凡三年矣予時供奉詞林日以文墨事 上竟弗暇爲今蒙 恩休致家居而孟兼亦予告省親道過予門又復以前事爲屬其言極慘戚予何忍不爲孟兼一銘之乎孟兼之言曰大父年踰六袞而未有孫及生孟兼具牢醴饗賢士大夫且曰吾衰矣不意

垂歿之年獲抱孫焉於是賢士大夫咸起舉觴爲壽未幾大父
亡大母見孟兼輒泣尤愛憐之孟兼病創瘍浸淫被體晝夜啼
不休大母與乳母范鞠諸房中親爲傳藥節宣其食與衣見其
學步學言每爲喜動顏色已而嘆曰恨不令汝大父見之年十
九禮宜授室始離大母左右遊學城南師事聞人先生辯析六
藝采刺爲篇章久之乃歸大母喜倍于前已而復嘆曰恨不令
汝大父見之歲乙巳 朝廷下詔求賢以圖治安州縣不以孟
兼爲不敏文章薦之孟兼將赴京大母執孟兼手泣而言曰汝
大父念汝甚唯寐忘之不幸不見汝之成立汝今欲入官當夙
夜盡心以奉公上庶幾不辱于前人老身雖即瞑目無憾已孟
兼謹佩服之弗敢違既至蒙 恩擢國子錄轉主事儀曹遷丞

奉常凡歷八春秋屢思謁告覲省動有物尼之洪武五年十一
月二十日嚴君以書來曰汝大母以今日終臨終無他言唯曰
吾年七十又四分當死百無所歉于中獨惜不與吾孫一相見
耳孟兼讀已五內分裂恨不即死相從於地下禮部尚書陶公
白于丞相府遂以 上聞獲還哭於墓次時大母附葬大父徐
山兆域距卒時已三十四日矣自時厥後孟兼出爲令官尋陞
山東提刑按察副使痛念祿足以充養而大母遽捐館舍盡然
傷心然非辭章無以白大母之行而洩孟兼無窮之悲焉所以
不避譴呵而頻瀆於執事者職是故也予聞之亦爲之愴然嗚
呼余何忍不爲子孟兼一銘之乎葉氏諱某杭之仁和人父信母
某氏世以種善聞年三十歸浦陽張府君鎮初府君娶同縣陳

氏無子葉氏來爲之側室性慈惠柔順事陳氏如事姑復好施
與逢卑窶無倚者捐所有物資之弗靳三族翕然稱其賢生一
子屋二孫長即孟兼次善一孫女一某四曾孫鈞朝幹全予自
少齡恒得驚風疾數涉阽危賴祖妣金淑人保抱携持以全性
命竊祿 熙朝位躋法從常思有以發揚潛德而一時故老號
稱能文辭者先後斯盡竟無從求之方戰慄不自寧而孟兼乃
惓惓徵銘弗懈亦可謂知其所重而竭報本之誠者予頗愧焉
嗚呼余何忍不爲孟兼一銘之乎雖然孟兼以文章政事著聞
當世繡衣直指威讐暴彊其大父母雖不獲見亦足以慰九泉
之望銘與不銘未足深議也銘曰

君子抱孫以其繼宗也斯勤斯恩奚暇計其深恫也珠之藏家
王之蘊璞寶之俾有終也爲盤爲敦光燭於外大顯厥庸也樂
石勒銘樹之林塋馬鬣其封也

故鄭夫人夏氏新阡碣銘

至正三年夏五月予來讀書滎陽東明山播閣之倦因默坐木
榻上忽鄭君濤喪冠經帶揖予而言曰濤妻夏邕字伯熙生十
九年即與濤爲配又七年不幸以疾終所遺一小兒曰枋始三
歲未能勝薦奠保毋掖至柩前教之俛伏枋雖未解事念母不
見亦仰首作嗚嗚聲濤見之雖欲以禮制哀不自知涕之從出
也言訖泣下數行良久又曰夏氏家本虎林世有顯人邕之曾
大父天瑞正議大夫泉州路總管大父若木奉議大夫建德路
總管府治中父應孫承事郎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黃岩場監司

令司君娶永嘉陳夫人陳生二女伯即邕季曰穆字叔熙司令君以泰定末來尉浦江遂許以邕配濤以穆配濤之再從弟永後十年二女寔來濤家去年十月朔穆既先逝今年五月初二日邕復以一病不起胡天之降凶于濤家者若是忍也邕屢有娠不乳及得枋酷愛之至數易乳媪猶未慊其意聞兒啼聲中心怦怦然自是遂得驚疾疾既劇會司令君卒黃當邕復哭之哀迨穆之喪但能悲惋已無力出聲猶日使人視枋惟謹考其行事固無有大異人者然其小心畏慎未嘗一日少懈濤家義聚九世族屬之衆幾二千指邕壹以禮遇之族屬之人咸以端莊靜懿稱其賢邕今已矣將以十二月初三日窆于穆之墓北車門塢濤獨憫其以念子之故而致疾幸先生賜之銘使枋粗

有知或謁墓下而讀焉則念母之心將油然而生是先生教枋以孝也言訖復泣下嗚呼邕之事誠若過矣世之人誠以父母愛子之心愛其親庸不謂之孝乎是宜銘之以厲吾徒且以警枋也銘曰

母愛之由天衷子報之胡不同倘有人心當省厥躬過是墓者寧不爲之改容

節婦朱夫人墓碣

節婦朱夫人諱則中鄱陽人年十五歸同里句容縣教諭劉斗鳳生三子炳煜燮一女旭貞而劉亡夫人年三十二又二十四年乃終壽五十六夫人自劉歿悉屏脂澤弗御益力家政晨起坐堂上更列僮媵于堂下令之曰爾爲某汝爲某晚各會其成

無爽期者然樂於振急遇歲儉及大雨雪必散粟雖疏材之細亦多藝分給之人有斗升之糴主廩者情於啓鑰難之夫人罵曰爾飽矣豈知彼懸釜待炊耶歲壬辰夫人家燬于兵童御散盡炳提義旅隨大將軍上饒燹又死于厲旭貞適浮梁張子明未幾煜亦爲仇家所害夫人間關出萬死獨抱炳子玉珊往依張使玉珊衣垢弊服雜莛兒牧豎中卒有急令竄山澤夫人身先之每撫其頂泣曰我一家兵禍極矣汝父存亡未可知劉氏一宗若髮懸弗墜者賴汝在爾奈何虎豹又窺伺未已耶鬼神有知得持汝以見汝父我含笑入地矣言訖衣袂盡濕後四年炳從問道回見夫人相與抱持哭絕而復蘇夫人指玉珊曰吾所以不死者有此故爾炳因迎養新安復遷浮梁竟以疾卒張

舍實其年月日也以某月日葬縣東發京鄉之史源銘曰

史源之山楊若曳旌有歸者藏太史是銘過者式焉知爲節婦之塋

